



砂勝越星座詩社

雙週刊
第 140 期
P. O. Box 2517
Kuching

SOMERS

浴場

藍波

到裸浴場去
澳洲的海灘
是屬於大眾人民的

不必顧慮
這是個民主自由的國家
何必驚慌

這裡沒有不屑怪異的眼光
我們本來就是這麼赤裸裸的
來到這世界
又何必臉紅

大家並沒有不一樣

揭下虛偽的面具
除去滿身的枷鎖

我呼吸着一股自由的氣息

在這連春的海灘上

跳躍狂奔

無比的解放

浸浴在冰涼的海水中

讓南極洲的冷風

粗獷的向你撫摸

你的心

却有南半球夏陽的溫暖

警察不會來干擾

這裡沒有階層高低

那怕是菲立島上的窺伯

正用望遠鏡瀏覽着海上

的一片乍洩春光

我們都是泰然自若的大自

然同好

為什麼要戴着有色眼鏡

窺看這民主自由的天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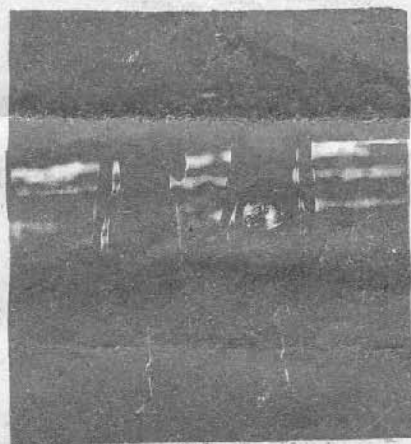
到底

誰是病態

誰是正常

20/11/84

墨爾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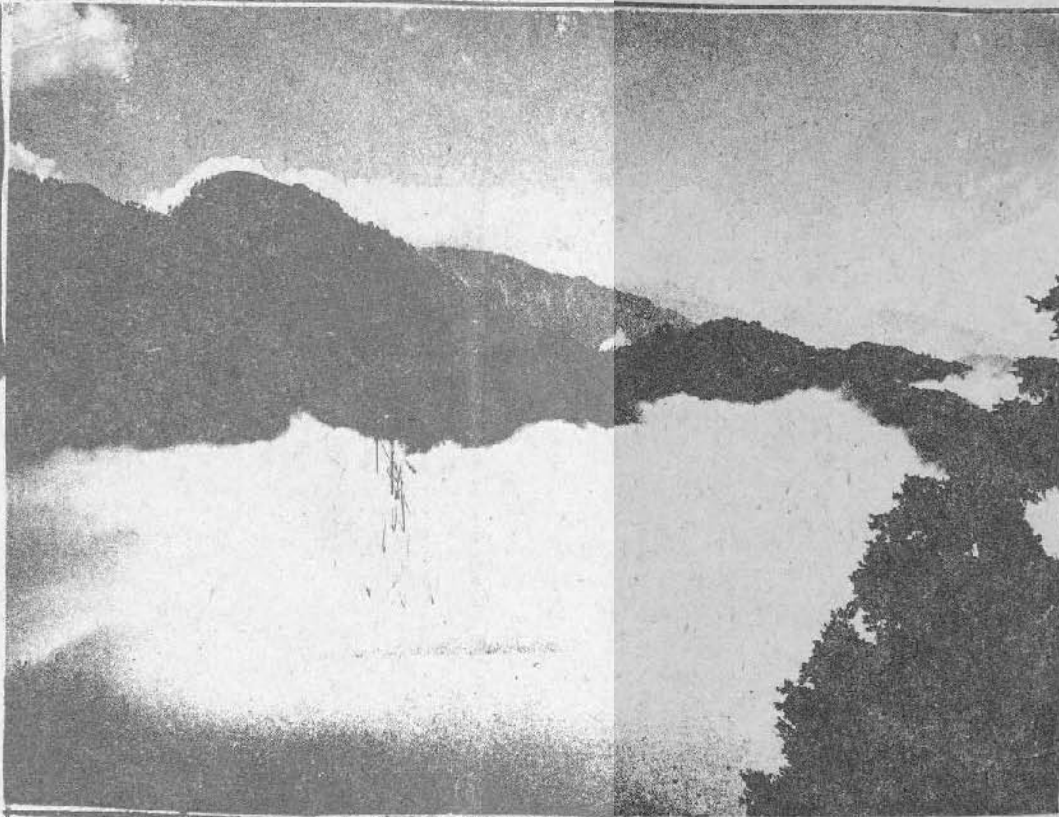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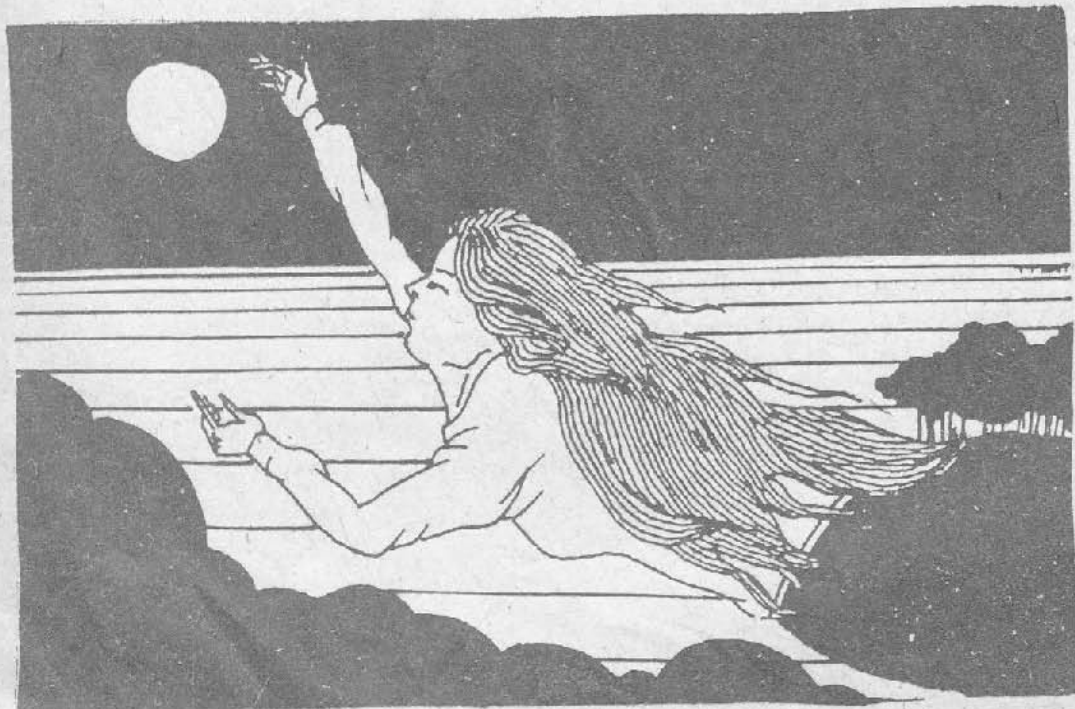


念

坐在巴士裡，外面下着微雨，雨中的一排排街燈顯得特別美麗。那橙色的燈光，哈，忽然間會想起六年前的阿玲。阿玲是我的一個以前一起工作的同事。她美麗、活潑，從一個遙遠的鄉村跑到這個城市來工作。她說她想有一天會成為歌星。她承認自己很虛榮。她說她真的害怕窮，貧窮日子的滋味令她從鄉下跑出來。她有時唱歌給我聽，聲音不是很好，她唱流行歌曲。她只讀到六年級小學。有些字咬音不清。我不是很喜歡聽她的歌，我只喜歡她坐在我身邊讓我看她美麗的臉和她的笑。

有一天，她在公司後面切着一個梨子，我從後面擁抱着她，說：阿玲，你真美。……

故事沒個完了，而這個惱人的雨夜，我竟然想起她。



神山上的誓言

也也

輕風喚醒我，
對我說要掛起星星，
暮色很甜，
我不願回家？
大概是爲了我吧？
有千萬顆星星油起銀色的小陀螺。
風吹得很大，
像我家那麼大！
月光賜我蕩蕩寒意，
失望不是寂寞，
舒展吧，我長長的雙翼。
何以翔？
何以翔？
自然有方向。
諷笑不能永恒，
嘲諷也只是剎那的責非。
我會挺立起來的——
當有人把我的希望投入火里，
讓別人說一聲真想不到。
你可記得，
初一深夜，
對着被騙騙吃剩的，
有酸味的月亮，
發出你，
我，
他的誓言，
你，
我，
他的決心。
而今你已老去，
我與他，
仍在掙扎着挺立——
在寒風細細的山丘上，
在冰冷殘酷的地球上。

旅中似

沸騰的鄉音
將異域的風潮
將對立的言語
都在守望中
靜默

日子過的都醞釀着
阿爸阿媽的叮嚀
還有那個她
手搖一朵玫瑰胸插一朵玫瑰
目送離去時泣不成聲
那個她

鄉愁深滴的時候
真的渴望有一盞燈
照亮故鄉
然後將故鄉的萬縷千縷的訊音
撒入睡夢中

江旋

歲 月

一跌坐便是廿七年
混濁間
已吞燕(口旁)半生個歲月
不必回首
來時路是一本沒有文字的天書
無須復返
此時我也膚創鱗傷
倘若說要錯誤與內疚
我會獨詠
一闌生老病死的迴歌
然後
在一個兩夜里
狂奔向另一種天空的驛站

9.84

相逢恨晚

你
我
相逢在春逝的朝代
你已背負着傷痕
我也吞吐着殘昔
沒有七顏的彩虹
只是抽搦的滄桑
問你
如何魂游夢晚
如何訴傾放歌

用半邊臉
去接受陽光
或能伸張一盞燈的恒力
另一半臉
或已受傷
或已蛇神種根
但可掩飾
可偽詐地裝上
假面具

晚



AIR MAIL
PAR AVION

寄

沙巴
小A

現在不知是否雨季，那些瘦瘦長長的雨，總愛琳在忘了帶傘的人的傘上以及腳下。唉，你是有看到雨的蹤跡？
爲什麼不告訴我那邊的雨怎樣怎樣？有人說呵，外面的餅乾甜較香，所以，你怎麼不說一說？
還是有人會提起你，總是有人問候你。我毫不臉紅地說你好。其實，我能如此地再說些什麼？在事只能回味？抑或真的永遠不再？
別笑我，是真的，那首歌，你老早就停唱了，爲什麼不試唱一回舊夢重溫？
心里的喜歡依然，允諾的一切依舊，只是過去已刮走了許多過去，未來的又年給我帶些什麼來？
我總是會爲一些想不通的事而迷惘，所以，我想了又想，可惜的是，我竟失落了又失落，到頭來，總是什麼都沒有，像現在一樣。
不要問我爲什麼老是，想過去，其實，只要我醒着，過去會與我長相隨。
你一定自認爲我兩心眼及不了解我，那也只好，太了解絕不是一件美好的事，因爲它會奪去我們的純真。
我還是那樣不現實，也不管你要罵我或笑我，什麼都不重要了。至少，你睜子的我也是也，我眸子里的你也被迫同一樣。
所以，你又有人說，能忘掉過去是一件勇敢的事，不敢說什麼，因爲你是一片云，而我只是那陣趕不上云的風。
你會明白我在說一些什麼，形容一些什麼的，但是，你會再計較嗎？或許，你也似那些輕輕吹過而不給平回答……
所以，此刻，乘那尚未散去的涼爽，寄上祝福，把這一切，乘那尚未散去的涼爽，寄上祝福。